

感悟人生

乡村狗事

刘克菊/文

都说城市流浪狗太多,殊不知乡村也有流浪狗。我老家梨山村,距城里大约十几里,春来蝶飞蜂舞一路花雨,秋季弥漫的又是梨子熟透扑鼻的香。一旦到了冬季静下来,各类行踪诡异的动物们,会将清晰的足迹印在雪地上,也正是这白雪覆盖的温存,一些寻梦的生灵会被圈套所迷惑,猎人拎回的也许是只山鸡,也许是只野兔,还也许就是只皮毛华丽的火狐狸。

那个看似优雅夏天如期而至,村里怎就来了两只狗,不同的是脚上同时带有铁夹子,一路相跟“哗哗”响,引得村人同时睁大了眼。那也真是一场既美丽又残酷的流浪,两个不期而至的身影,几天里不仅为村人制造了一幅诧异的风光,也为瓜田柳下增加了新话题。土黄的公狗我们叫它黄,黑白相间母狗我们叫它花,黄夹住的是左前脚,花夹住的是右后脚,两个一前一后去觅食,老远听见响声便知黄与花又过来了。会有好心人替那狗心急,总想试图摘掉它,但两只狗早已心存防范,眼里射出敌意的目光,你也只能互不相干望而却步了。而那狗叫声里,又似向人在示威:看看你们做的好事吧!

谁做的好事无人知晓,难以知晓的是两只狗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。我的猜测这“夫妻”该是来自县城里,更大可能是山里中了埋伏,又如人类遵循的自然法则,靓男倩女富家高官,即便两只狗也会懂得患难夫妻百日恩。

常说人善遭欺马善被骑,流浪狗的日子同样不好过。梨山村的狗很是势利眼,时常狗仗人势没来由地欺负黄与花,见了吃食要去抢,哪怕树上一片叶子落下来,也会十分张狂地扑上去。别无选择的黄与花,面对对手要么退缩要么抵抗,危难当头黄的选择从来无畏惧,只是“哗哗啦啦”一番惨叫后,躲在角落舔舐伤口的总是它。那时的黄昏或早晨,看两只或几只狗疯狂去咬架,已经成为梨山村一大乐趣了。

乡间的日子行云流水,很难说清哪一天,村人忽觉眼前安静了。两只狗已然不知去向,于是有人怀疑它们重新回了城,又有人说:若觉城里好,这狗绝不会跑到山里来,十几里的路,带着铁夹它能走多远?

梨山村的日子并未因狗的离去而改变,出乎意料的是几个月后,狗却以新的姿态出现了,不可思议的是眼前铁夹不仅消失了,同时消失的还有各自一只脚,断骨处突兀的一块,如同舞在空中的棒子悬荡着。没人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,更没人知道这壮士断腕的同时,它们如何也放弃了自己的脚,而这放弃又是历经何等的疼痛与代价。看在那里我只能心说解脱了,终于解脱了,无论怎样历经磨难去流浪,比起从前到底还是自由了。

更令人意外的,是黄花身后还跟着两只小狗崽,正绒球般不问世事摇头摆尾嬉戏着……一家人是为梨山村而回,它们还恋着这里的山水这里的人,有人取来吃食递过去,黄花的鼻头不停翕动着,眼里顿时现出惊喜的光,而闻声跑来的狗依然会在叫,只是扭扭婉婉的腔调里,已是充满了欢欣鼓舞的兴奋与热烈。

应该说上天对所有事物是公平的,梨山村春风或秋风徐徐缓缓地吹,欣然淡定过着日子的黄与花,已然毛发生辉明显见出日益的壮,而两只狗崽也可独自觅食了。

再待北方第一场雪飘下来,梨山村的猎人们,依然会兴致勃勃拎着铁夹去山里。只是那个平常的午后,生活再次被狗的叫声打破了,人的耳朵猛然直起来,先是看见黄狗满村乱跑狂吠,声嘶力竭犹如一个人在哭,叫声瞬间带动更多的狗,搅得梨山村如临大敌亦如幽灵在上空飘荡着。雪后的黄昏清冷明澈,夕阳款款照在空旷的山野上,也是那时我们看见黄,叫声居然停在马光棍的家门口,而马光棍的庭院里,正赫然晾着一张黑白相间的花狗皮。

狗叫声里的马光棍似乎毫不在意,这男人不仅见惯了流浪狗,也见惯了山上所有的生灵们,他在意的并非自己做出什么事,想的只是如何终止狗叫声。马光棍毕竟是马光棍,先是把头低下望在那,随即不动声色转回身,拎出的已是一副铁夹子,“哗哗”一闪扔出去,声音响亮如同一个灵物落在地,那一刻黄的叫声确实停止了,当看清眼前再熟悉不过的东西后,踉踉跄跄退了一步又一步,转身的一刻已经变成一支箭。黄跑的也真是很狼狽,奔跑的路线并未再往村里去,而是直奔那条山岭路。看着渐行渐远一只黄,村人哈哈大笑连说:跑了跑了它跑了。这狗真是有记性,脑子比人还要灵!

白雪皑皑四寂无声,冷风中一只铁夹到底有多重?那力量可以打断黄的魂。再见马光棍“咣当”一声关了门,这时我才懂了这男人,为何至今只是一个人,而家里那扇门也从来就是漆黑的。

逃走的黄又会去了哪儿?我的善意告诉我,它绝对不会再回城,命中注定依然会携儿带女去流浪。而这个马光棍却也真幸运,居然得了张异常漂亮的好狗皮,挂在院里一闪一闪又闪闪,黑白相间如同春天一朵艳丽花。曾经的狗已远去,狂乱的叫声也停止了,马光棍说各位家里坐吧来坐吧,你们可以看看我的花狗皮。听见喊声村人脚步果真动起来,只是那个速度与方向,无语问朝的都是各自回家一条路。

朝花夕拾

怀柔城外探箭扣

赵威/文

“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带走,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。”张贴在许多景区的这句环保用语,想必大家很难知道它的出处。这是英国长城迷威廉·林赛在箭扣长城留下的名言。

箭扣(涧口),位于北京怀柔八道河乡。“怀柔”出自《诗经》“怀柔百神,及河乔岳”,意为安抚、善待百神和河山山岳。“怀柔远人”本意不是战,而是和,《礼记·中庸》也有“柔远人则四方归之,怀诸侯则天下畏之”的说法。可叹的是,怀柔的位置与地势,恰处在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锋线上,长城也便在此随山势而舞。

来箭扣,我像去朝圣,因为之前听过太多它的传说。那次,正赶上春天的尾巴,无奈小雨淅沥,长城脚下阴冷似深秋。来日倒是个好天气,起个大早,照着农家院老板的指点,抄小路,踏着雨露进山。却不小心误入拾柴人的小径,眼见正北楼就在近处山顶,可怎么也过不去。等我折返山下回归正途,悔意泛起,刚才那个角度,在箭扣摄影中是从来没见过的,可惜慌乱中,无意举起相机。

登上制高点正北楼时,太阳也从山峦间爬了出来,方圆数十里长城尽收眼底,一览惊心,竟有华山之险、泰山之雄。正北楼,指北针

兴来独语

从鲁院启程的“纤夫”

祁文/文

实事求是地讲,我在文学上出道委实算是比较早的,我的第一篇小说变成铅字,是个中篇,当时我21岁,要按当时的成果推算,我现在应该是著作等身了。除了几本“攒鸡毛凑掸子”的集子,和这会员那会员的虚衔,给自己个准确定位,还停留在“文学青年”的台阶上。小时候听单田芳的《隋唐演义》,总笑话草包程咬金的三斧子半,后来渐渐明白,我们很多人其实达不到那个英雄境界。

写第一篇小说时我在一个荒岛上,执行一个只有一个人参加的任务,弱冠之年的我第一次领略这广袤的孤独。我把水杯上,暖水瓶上,甚至我的“56-1”上,都贴上了名字,有我的老师,我打架过手的同学,有我心仪的女生,我闲暇时就坐在马扎上端详着他们的名字跟他们说话,那时的方圆几百里只有风声、波涛和我的自言自语,那真是歌儿中的场景——“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”,说到动情处就记下来,一个半月后,这些记录成了我第一篇小说的素材本。这成了我以后的创作套路,先有素材本,素材本满了,小说开始写。

1990年,我被鲁迅文学院录取,是进修班第六期。鲁院的时候,我打算写一个《纤夫》的长篇,像“骆驼祥子”一样的纤夫,有《芙蓉镇》一样江南场景的纤夫。我听说《芙蓉镇》就是古华在鲁院的作业。写一个纤夫的“起心动念”还是小时候的电影《漩涡里的歌》。

我尤其喜欢《漩涡里的歌》的主题曲《船工号子》,那是年轻的李双江演唱的,既豪迈万丈又绕指柔情。我开始在图书馆收集了好些



一度不差,东接慕田峪长城的牛犄角边,往西是依次排开的箭扣景观,曰南二楼、鬼门关、小布达拉、涧口、擦边过、天梯、三十八蹬、鹰飞倒仰、将军守关、北京结、望京楼、西大墙,直到九眼楼。整段长城若一张拉满弦的弓,蓄势待发,或许是后羿的射日长弓,遗落此地化为苍山峻岭。有别于它处,这里的长城用的是白色花岗岩条石,在青山中蜿蜒,更加醒目、更显气势。远处西大墙在朝阳的映射下,如同淬火前的锻钢,又令人想起夕照下的黄崖关,其势壮哉!天梯、鹰飞倒仰,直插云天,长城近乎垂直地挂在悬崖,传言老鹰飞到这里,也被逼倒仰飞越。有诗为证:“涧口巍巍叠嶂开,巉岩小径入云

隈。同游到此齐翘首,遥望人从鸟道来。”攀爬之难,堪与蜀道相当。遥望远处的北京结,我知道那上面有一棵青松,想必此刻的它,也在注视着我在的正北楼。北京结构俗名“三岔边”,长城走到那里,一分为二,化作内外长城,直到山西偏关丫角山会合。这样,三段长城如同飞天仙女舞动的三条飘带,汇聚一点,万里长城便有了一朵壮丽的花结。

长城早已完成了它的责任,历史的云烟消散,唯剩块块青砖诉说着过往。好多墙垣已坍塌,但仍如当年身披甲冑的武士,保持着战斗的姿态。在世人眼中,长城化作了纸上的诗、镜头里的画,而我却愿做一支响箭,从箭扣射向史海深处……

关于纤夫,水手,船工号子,吊脚楼的资料。那时没有“百度一下”,有的只是报纸粘贴,或者手抄,慢慢撑厚了三个塑料皮的笔记本。

深秋,我在火车上站了三十多个小时,来到了江城重庆,老纤夫给了我当头一棒:拉纤时没得唱歌的船工号子。我问:不是有推船号、摇橹号、拉纤号、扯帆号、拉绳号?老纤夫笑出一口烟熏黄牙,没得字,老纤夫弯下腰:“嗨,嗨哟哟,嗨嗨,拖呀,拖、拖拖拖……”半天冷风吹,我又问了一句:船上都装些啥?啥子都有,有煤、有木材、有农副日用品。

后来我又去了很多江河,收集纤夫,水手故事,搜集黄河(中下游河南境内)、长江(上游四川境内,中游各支流湘、资、沅)的船工号子。

我的素材本工工整整地抄着小楷:

纤夫拉纤时不穿衣服。因多是家境贫寒之士,汗浸盐渍加上纤绳的磨损,衣服能扛几天?拉纤时会频频下水,又容不得宽衣解带。最重要的是防病,如果穿着衣服,一会儿岸上,一会儿水里,衣服在身上干了湿,湿了干,不方便,还容易得风湿、关节炎之类的病,故如此。

里面有报纸杂志剪贴的“寡妇链”:

“寡妇链”,是当年沅水流域驾船上险滩纤夫攀爬的一条铁链。在沅水北岸五强溪镇夸父山村的河边陡峭山壁上被发现,建于明朝中后期,是条残长约2公里,宽0.6-1.0米的寡妇链古栈道。因缺田少地,当地男人多做纤夫,因过

滩失足留下一村寡妇,遂更名为“寡妇村”。村中一张姓寡妇,其公公、丈夫、儿子皆为拉纤而死,于是,她以乞讨卖唱为生,数十年寒风苦雨,得银若干,聘石匠在当地瓮子江岸绝壁上开凿了一条石路,并在壁上镶嵌了铁链,使过往的纤夫手抓住链子安全渡过险滩。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寡妇,将这条铁链取名为“寡妇链”。“寡妇链”山壁处处可见细长光滑的石槽和蜂窝状小孔,本地人又称“纤夫槽”。

我的素材本上还画了一幅纤板,类似弓箭的弓臂一样的东西。拉纤不是赛龙舟,不是娱乐活动,不是边劳动边纵情歌,他们的苦我们很难体会。

临近春节,我乔迁新居,帮着搬家的卡车司机给我打电话:落下了一包烂报纸包着的日本子,纸包上用毛笔写着:纤夫。我愣了一下,扔了吧。

这时,大街小巷《纤夫的爱》正响彻云天。这纤夫不是我的纤夫,这是老百姓正喜闻乐见的“日头它落西山沟哇让你亲个够”的快乐纤夫。我已经没必要再讲一个淳朴悲凉的人生,让列位看官来忆苦思甜了。

上海,武汉都是长江“几”字形的城市,我常常想,拐过弯去就有一队像百年前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》那样衣衫褴褛的纤夫,他们喊着号子,牵拉着江岸小镇上盘面大脸的“虎妞”和吊脚楼里的“小福子”,憧憬着美好爱情,他们的悲壮的吆喝声越走越远,只剩下怅望的人儿,远处,寂寂柴门秋水阔,乱鸦揉碎夕阳天。